



宋文紀卷第十四

晉陽張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江東梅鼎祚纂輯

蕭思話

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歷鎮西將軍郢州刺史

奉世祖牋

元凶弒立以思話為徐兗二州刺史思話即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牋

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闊狹既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今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憤咽

况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
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
正欲遣啓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
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竝到不謀同時仗
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
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
五千申坦爲統便以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
駱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
書宋

蕭惠開

南蘭陵人思誥子歷益寧二州
刺史少府南郡太守未拜卒

上解職表

惠開孝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轉黃
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事偃親遇甚

隆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上表解職
出是忤旨別敕以屬疾多免官

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
何偃凡諸當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沖之爲偃
命所黜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
欲使人靡二情便訶脅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議專
載已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違顏咫尺致茲
壅濫則臣之受効盖何足悲但不順待中臣有其咎
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揆
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

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拙松庭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歷侍中尚書令南豫州刺史為前廢帝所殺○南史作字叔仁誤

元景弟叔仁

與朝士書

元景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於樊城立府舍世祖入討元凶以為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元景與朝士書

國禍冤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以討元惡司徒臧冠軍竝同大舉舳艫千里購賞之利備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間摠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爽世忠義身為國良

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寇廷莫由申効想聞

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屆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

哀情宋書○世祖時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臧冠軍質

宣告討臧質檄書質奉南郡王義宣舉兵東下世祖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

王玄謨等屯梁山元景檄書宣告

夫革道應運基命之洪符嗣業興邦紹曆之明筭自

非瑞積神衷德充民極孰能升臨寶位景屬天居大

宋啓期理高中世皇根帝業未流無疆夷陂遞來邁

茲凶難國禍冤深人綱鬱滅主上聖略聰武孝感通

神義變草木哀動精緯躬近南郊親掃大逆道援橫

文苑
流德模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臧質少負疵釁衣
冠不齒昧利誣天著於觸事受任述職不以宣効爲
心專方莅民惟以侵剝爲務官自賄至族以貨傾是
以康周阬覆命屠宗寃達蒼昊郭伯西門遺出自皂
隸寵越州朝往莅東土鬻爵三千率卒西討竊俘取
黜荷恩彭泗貪虐以逞坑戮邊氓忽若草芥傾竭倉
庾割沒軍糧作牧漢南公盜府蓄矯易文簿專行欺
妄及受命北伐憚役緩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
棄衆宵行獨返遂復携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
頌於逆辭凡此諸釁皆彰著於憲簡振曝於觀聽去

歲義舉雖豫誠欵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書致命
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懸在畧刻
廣莫之軍曾無遺矢重關自開僞衆已潰質猶復盤
桓衢巷後騎陳師勞不足甄定於朝議虛張功伐扇
動怨辭自謂斯舉勲莫已若初踐殿守志犬馬之情
奔趣帑藏頓傾天府山海弘量包荒藏疾錄其一介
之心掩其不逞之釁遂爵首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
寵莫與爲疇自恣醜薄罔知涯涘干謁陳聞曾無紀
極請樂窮太■之英求器盡官府之選徐司空匪躬
王室遭罹凶禍質與之少長親交兼常曾無撫孤之

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寶靡有子遺及受命南徂
臨路滋甚逼奪妻嬪略市金帛怨動京邑醜聞都鄙
棄逐舊故委蔑忠勤魯尚期尹周之徒心腹所倚注
訴於御筵袁同連子敬之儔爪牙所杖一逝而不反
雖上旨頻煩屢求勞牒質但稱伐在已不逮僚隸託
咎朝廷歸罪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
廝養天性愚狡質迷其姦諂寘懷委杖遂外擅威刑
內遊房室質生與釁俱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
言丞相威重位尊任居分陝宗國倚賴實兼恒情而
不及謙冲之塗弗見逆順之訓蔽同郤至理乖范燮

遂乃遠忽世祀近受欺遘杖納姦疏還謀社稷日者
宴安上流坐觀成敗示遣疲卒衆裁三千戎馬不供
軍糧靡獻皇朝直以親秩之重酬寵兼極近漸別子
禮越常均苟識無所守功弗由已必爲義不全終于
敗德今茲放命恨心于本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
國家夷險情事異常豫是臣子孰不星赴而玩寇忘
哀曾無奔拽面蕃十稔惠政蔑聞重賊深掠縱慾已
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俗悖亂人神民怨盈
塗國謗彌歲又賊劭未禽凶歲猶彊將毀其私墳戮
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舉捷期云速不日告平釋

怨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叙德造育為重援人自
 助棄人快讒怙亂疑功未聞其比僕以不肖過蒙榮
 私荷佩升越光絕倫伍家本北邊志存慷慨常甘投
 生以狗艱棘惟恩思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湘而永
 慨望九江而遐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隕命况仰稟
 聖略俯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夫薛竟陵控率
 突騎陸道步馳檀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飛
 輪構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僕訓卒利兵凌
 波電進沈鎮軍蕭安南接觸連旌首尾風合驟騎竟
 陵王懿親令譽問望攸歸大司馬江夏王道略明遠

徽猷茂世竝旄鉞臨塗雲驅齊引群兵競邁秘駕徐
 啓八鑿搖響五車舒旆千乘雷動萬軸雲回騰威發
 號星流漢轉以上臨下易於轉員加以三謀協從七
 緯告慶幽顯同心昭然易覩諸軍或世荷恩幸或身
 聞教義當知君臣大節誓不可犯冠履至誨難用倒
 置履安奉順聲泰事全孰與附逆居危身害名醜慈
 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詔遲回未震雷
 霆者正為諸君身拘寇手或懷乃心吉凶由人無謂
 為遠今而不變後悔何及受檄之日心馳賊庭

謝莊 字希逸陳郡陽夏人
 歷中書令散騎常侍

與世祖啓事

元凶弒立莊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治宣布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世祖

賊劬自絕於天裂冠毀冕窮弒極逆開闢未聞四海
泣血幽明同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讀
感慶天祚王室叡哲重光殿下文明在嶽神武居陝
肅將乾威龔行天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弛
墜之構更獲締造垢辱之眚復得明目伏承所命柳
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精甲十萬已次近道
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荆鄢之師岷漢之衆舳艫
萬里旌旆虧天九土冥符羣后畢會今獨夫醜類
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闈橫流百僚屏氣道路以目檄
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不
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臨區寓風
澤所漸無幽不洽况下官世荷寵靈叨恩踰量謝病
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大軍近次
求清無遠欣悲踊躍不知所裁

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

莊拜吏部尚書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義恭牋後坐辭疾多免官

下官凡人非有遠槩異識俗外之志實因羸疾常恐

奄忽故少來無意于人間豈當有心於崇達耶頃年
乘事回薄遂果饗非次旣足貽誚明時又亦取愧朝
友前以聖道初開未遑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微
請款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惟在
已知尤實懼塵穢爨序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脅癘
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痛來逼
心氣餘如縊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惛惛常如行
尸恒居死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病痊直以荷恩深重
思答殊施牽課尫瘵以綜所忝眼患五月來便不復
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惛爲此不復得朝謁

諸王慶弔親舊唯被敕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賓
已數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訴
實由聖慈罔已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
氣休健承寵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閒辭事
耶家素貧弊宅舍未立兒息不免羸羸而安之若命
寧復是能忘微祿正以復有切于此處故無復他願
耳今之所希唯在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
不能不重屢經披請未蒙哀恕良由誠淺辭訥不足
上感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
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

聖世就其中煎懷若此實在可矜前時曾啓願三吳
敕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恩然亦是下官生
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當付之來生耳但
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痾此便是志願未畢在
衡門下有所懷動止必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裨
補萬一耳識淺才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擢授之恩
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但庸
近所訴恐未能仰徹公恩盼弘深粗照誠懇願侍坐
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祐
下官當於何希冀耶仰憑愍察願不垂悵

宋書○癘疾南史作

癘疾恒開帷避風日作恒開帷避風朝謁作朝脩今之所希惟在小閣作今之所止惟在小閣拯作接

為朝士與袁顛書

藝文類聚云謝莊

夫夷陂相因興革遞數或多難而固其國或殷憂而
啓聖明此既著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昏凶
肆虐神鼎將淪宗稷幾泯幸天未亡宋乾曆有歸主
上體自聖文繼明作睿而辱均牖里屯踰夏臺既天
地俱憤義勇同奮尅殄鯨鯢三靈更造應天順民爰
集寶命四海屬息肩之歡華戎見來蘇之泰吾等獲
免刀鋸僅全首領復身奉惟新命承亨運緩帶談笑
擊壤聖世汝雖劬勞于外跡阻京師然心期所寄江

漢何遠自九江告變皆謂鄧氏狂惑比日國言籍籍
頗塵吾子道路之議豈其或然聞此之日能無駭惋
凶人反道敗德日夜滋深昵近狡慝取謀豺虎非惟
毒流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虐崇憲燒宗廟鹵
御物然後蕩覆京都必使蘭蕕俱盡自非聖主廟筭
靈圖俛眉遜避維持內外擁衛臣下則赤縣爲戎百
姓其魚矣此事此理寧可孰念旣天道輔順謳歌有
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三曜匡拯家
國提毓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羣下
構慝妄生窺覬成軫惑燕貫高亂趙讒人罔極自古

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襲多見前載縣鑿忠邪何
遠遺郎中之清軌近忘太尉之純槩相與或羣從舅
甥或姻婭周欵一旦胡越能無悵恨若疑誑所至邪
詖無窮汝當誓衆奮戈翦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塗
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
射鈎見相矣當由力窘跡屈丹誠未亮耶跂予南服
寤寐延首若反棹沿流歸誠鳳闕錫珪開寓非爾而
誰吾等竝過荷曲慈俱叨非服紆金拖玉改觀蓬門
入奉舜禹之渥出見羲唐之化雍容揄揚信白駒空
谷之時也柰何毀擲先基自蹈凶戾山門蕭瑟松庭

誰掃言念楚路豈不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
疾裁書表意爾其圖之顛太尉淑兄子時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顛舅領軍將軍

袁粲是顛從父弟故書云羣從舅甥也

虜通互市議世祖初莊為侍中議

臣愚以為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闕市之請或以覘國
順之示弱無明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疆且漢文和
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修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
則經略不足則閉關何為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
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交易爽議既應深杜和約
詭論尤宜固絕臣庸管多蔽豈識國儀恩誘降逮敢

不披盡

論行節儉表

世祖始踐阼欲宣弘風則下節儉詔書莊慮此制不行言之

詔云貴戚競利興貨塵肆者悉皆禁制此寔允慝民
聽其中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為
令有所屈此處分伏願深思無緣明誥既下而聲實
乖爽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
可得在此詔不拔葵去織寔宜深弘

上廣搜才路表

孝建初遷左衛將軍上表有詔莊表如此可付外詳議事不行

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祕璧
之貴故詩稱殄悴誓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

已伏惟陛下膺慶集圖締寓開殿夕爽選政昃旦調風采言廝輿觀謠仄遠斯寔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陂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與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以則哲爲難進選之軌旣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恣懲奚取九成夫才生于時古今豈貳士出于世屯泰焉殊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錄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才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

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俱同升管仲取臣於盜趙文非親士踈嗣祁奚豈諂讎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曰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敦進陳湯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准亦後王之彛鑒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據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

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
寔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
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
代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惰退得民不勤
擾如此則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
載泰樞薪之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
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用氛恒典

功照千里南史作功傾魏

后燭車作照車鄰國作秦客治亂作成敗弛作隙闡作聞崇作豐才之所集作愚之所育授作賢昔公叔登臣管仲升盜親士作私親褫作弛制作限擾作勞

慶皇太子元服上至尊

伏惟皇太子殿下明兩承乾元良作貳杭法于身英
華自遠樂以修中禮以制外三善克懋德成教尊今
日昭辰顯加元服對靈祇之望儔上庠之歡率天罄
世莫不載躍

又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子表

離景承宸樞光陪極毓問東華飛英上序樂正歌風
司成頌德清明神鏡溫文在躬練日簡辰顯備元服
懋三王之教燭少陽之重

東海王讓司空表

臣側觀前載與窺洪典三事之授惟帝其難臣乘少

籍長久分踰涯量出滿入泰每究榮光不悟乾燭方
遠義路同遺下參弘化上尸燮理自非德勿具瞻聲
堪民詠未有妄臻此澤空集茲靈

讓吏部尚書表

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終能克夷景命榮懷
萬宇豈容先私首曲近有經過且不習冠制趙客興
鑒未閒統馭鄭臣有規匪痍身譏

讓中書令表

伏惟殿下登馭震維臨齊璿政澤與風翔恩從雲動
臣聞璧門天邃鳳沼神深絲綸王言出納帝命自非
聖允當時譽宣庠塾未有謬垂曲寵空席茲榮在於
平壯猶不可勉况於綿痼百志俱淪

謝賜貂裘表

臣莊言主衣黃達言敕賜臣貂裘匭發衽開玄華有
曜靡毫柔毳黯鑑自疑固以絲越綴翬光逾緝鸞臣
聞嘖笑不忘韓裳勿假續有昭庸楚纊爰建臣歡忭
自歌而同委衾之澤勤勞未報而叨解裘之寵空荷
榮施徒賁微軀承殊恩必識服以淪生銘悅之情罔
知所寘臣受假無由躬拜謹遣表

改定刑獄奏

莊以辭疾多坐免官大明
元年起爲都官尚書奏

臣聞明慎用刑獄存姬典哀矜折獄寔暉呂命罪疑從輕旣前王之格範寧失弗經亦列聖之恒訓用能化致升平道臻恭已逮漢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倍深文之吏立鞠訊之法當是時也號令刑存陛下踐位親臨聽訟億兆相賀以爲無冤民矣而比囹圄未虛頌聲尚缺臣竊謂五聽之慈弗宣於宰物三宥之澤未洽於民謠頃年軍旅餘弊劫掠猶繁其理寔並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恠惕也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于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

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辨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監司計獲多非其實或規未咎不慮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鈇鑕之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閉莫不及罪是則一人罰謬坐者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婦冤錄東海愆陽此皆符變靈祇初咸景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詳察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不恨庶鬻棺之諺輟歎於終古兩造之察流訕於方今臣學闇申韓才寡治術輕

文紀 卷十四 十五
陳愚管懼乖國憲

為尚書八座封皇子郡王奏

臣聞桐珪睦親書河汾之策賜帶懷賢敬東平之祚
諒以訓經終始義洽垣墉第其皇弟等器彩明敏令
識穎悟並宜憲章前典光啓祚宇作屏王室式雍帝
載臣等叅議可封郡王

為尚書八座改封郡長公主奏

臣聞爵厚懿戚國之恒典景祚既新禮與時渥永興
等七公主可封郡長公主

北中郎新安王拜司徒章

不惟震施罔匱鴻澤方稠燮調之重遂臻非據智小
謀大周家興規少陽微暄有鑒前史辨其動植布其
安擾以倡九牧阜成王教豈臣眇末所能克荷

又為某中郎將謝兼司徒章

臣聞燮理陰陽寅亮天地弗惟其官無人則闕司徒
掌敷五典職擾兆民豈悟乾靈罔遺光澤方闡不次
之任殊絕藩岳豈可權尸三事假備六符慙震周迴
顧步交悻

孝武帝哀策文

應門洞望馳道南除叢塗已撤鬱鬯將虛哀子嗣皇

帝擗標池綽周遑旌軫攀七緯之崩淪慟三靈之徂
盡百神慕而行雲沉萬國哀而素霜貫衣冠緬邈弓
劔不追敢緝謳頌髮髯希夷其辭曰

樞電皇根月瑤國緒胤裔丹陵蟬聯華渚二后在天
大行纂武克睿克聖重規襲矩昭昭金式明明玉溫
望雲其遠就日其尊雨零露湛夏暖冬暄聲芳納麓
道昭賓門上德無稱至功不器怙悵四始優游六位
綴響蘭深縉言瓊秘悠哉梁踐眇焉汾肆敬業開寓
離經作翰鴻起荆河鸞遊楚漢泗濱霑明江區承負
陝左清郊棠陰虛館地維不紐乾綱弛機義庭薄蝕

紫路流飛泣血派涖顧瞻川沂孝貫樞極義震寰圍
誓鉞皇郊詔師牧甸七景締華五雲卷煽雪怨園邑
掃恥瀛縣啓聖宸居集寶龍見王室多故國步方蹇
淮濟烈冠江荆毀冕東楚亂常西華汨興動彘揮圖
爰戡爰剪浹宙斯澄綿區咸鏡修風曉起德皇多映
溽露飛甘舒雲結慶禎被動植信泊翔泳缺禮克宣
墜章必構方堂饗極圓流肆胄南聳郊宮北清靈囿
瑤軒春藉翠華冬狩經緯窮文克定盡武鄙上呈祥
介丘載佇在盈念冗成功弗處榮鏡中世奕曷前古
睿業初遠鴻化方亭丹雲承日素景騰星玉几去襲

綴衣在庭辭重陽之昭昭降大夜之冥冥氣質炎涼
史詔龜筮文物空嚴鑾和虛衛動蜃輅之逶迤顧壁
羽之容裔出國門分天地向幽途異身世龍旌鬱而
青槐遠驚葭亂而白楊翳觀初霜之變條聽秋風之
下帶橋山絙雲穀秋虧日輦道結寒松庭盡密芝蓋
迫軫上驥眷轡萬寓肅其北輶靈阿闐其深隘南維
有時傾離光不常鏡騰英聲與茂實莎流華於舞詠

皇太子妃哀策文

楹凝桂酒庭肅龍輶風吹國路雲起郊門皇帝傷總
綖之掩綵悼副禕之滅華行光旣宴長河又斜顧而

言曰璇璫有毀郁烈無湮剪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

曰

霍岫虧天灑流凝漢祥發桐珪慶昭金筭毓景帝出
飛芳戚閉秘儀施谷升音集灌月晷幾望姊袂維良
釋維春宮承篚少陽五葉行藻四訓抽纓蕙蕙振
婉變瓊相清徽就遠稔沴方搏臨華罷翠當擘收蘭
複殿生響長廡結寒節移虛饋氣變容衣中庭草蔓
階上螢飛傷榮里第痛溢朝闈霜侵燭昧風密帷淒
驚葭夕轉龍驂夜嘶筮旣訣兮奠旣撤背青闕兮去
神閨旌掩鬱而還泛蓋逶迤而顧低素紉歛維華駟

文紀 卷十四
解馭山隧恒陰松阿不曙離天渥兮就消沉委白日
兮即冥暮菊有秀兮蘅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

孝武殷貴妃謚冊文

維年月日皇帝曰咨故淑儀殷氏惟爾含徽挺茂爰
光素里友琴流荇實華紫掖奉軒景以柔明登譽處
椒風以婉變升名幽閑之範日藹層關繁祉之慶方
崇蕃世而當春掩藻中波滅源朕用震悼傷于厥心
松區已剪泉冥將墜宜有旌德第行式衍聲芳今遣
某官集冊告謚曰宣魂而有靈尚茲寵渥嗚呼哀哉

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莊為誄贊軌引漢昭母趙婕妤門事廢帝在東宮

銜之及登位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宮不將殺之繫於尚方太宗定亂乃得出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
輟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聞悼泉
塗之已空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
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屺爰臻國軫
喪淑之傷家疑賈庇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
鐘鼎其辭曰

玄丘煙煨瑤臺降芬高唐淅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
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

處麗絺綌出懋蘋蘩修詩賁道稱圖照言翼訓妣幄
贊軌堯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闡陳風緝藻臨豸分微
游藝殫數撫律窮機躊躇冬愛怙悵秋暉展如之華
寔邦之媛敬懃顯陽肅恭崇憲奉榮維約承慈以遜
逮下延和臨朝違怨祚靈集社慶藹迎祥皇胤璿式
帝女金相聯跗齊穎接萼均芳以藩以牧燭代輝梁
視朔書氣觀臺告稷八頌局和六祈輟滲衡總滅容
暈翟毀衽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惟軒夕改
輶輅晨遷離宮天邃別殿雲懸靈衣虛襲組帳空烟
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移氣朔兮變羅紈白

露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
純孝擗兮俱毀共氣摧其同樂仰昊天之日莫報怨凱
風之徒攀茫昧與善寂寥餘慶喪過于哀棘實滅性
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題湊旣肅龜筮旣辰
階撤兩奠庭引雙輶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慟皇情于
容物崩列辟于上旻崇徽章而出窠旬照殊策而去
城闐嗚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闔闔而徑度旌委
鬱于飛飛龍透遲于步步鏘楚挽于槐風喝邊簫于
松霧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晨輶
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局閉兮燈已

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于天濤
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黃門侍郎劉琨之誄

秋風散兮涼葉稀出吳州兮謝江畿瞻國門兮雲
路睇舊里兮驚客衣魂終朝而三奪心一夜而九飛
過建春兮背闕庭歷承明兮去城輦旌徘徊而北係
轡逶迤而不轉挽掩隧而辛嘶驥含愁而鳴俛顧物
色之共傷見車徒之相泣

豫章公主墓誌銘

稟中樞之照體星軒之華肅恭在國掖庭欽之風格
勤衡館庶族仰其德神葉靈條爰自帝堯文信啓魯
肇京于楚宵燭載照娥英是從婉婉締綌柔肅雍
蘅蕙有寶金碧不居泉庭一夜里館長蕪

司空何尚之墓誌

遠源長瀾自晉徂韓潛川韜玉霍岫騰鸞處華民瞻
出光了難寂寞壽仁茫昧報施調於任歸經難褰寄
晻映留芳煙煜作義

竹贊

瞻彼中唐綠竹猗猗貞而不介弱而不虧杳裊人圃
蕭瑟雲崖推名楚潭美質良池

文苑
殷琰

陳郡長平人歷少府加給事中

宣貴妃誄

太平御覽

嚴位服於旗容尚徽謚於銘策節哀路於蕭鐘齊行鑣於鯨翟

臧質

字含文東莞莒人熹之弟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從義宣反敗誅

答魏主書

元嘉中魏太武南侵太祖以質為輔國將軍北救至盱眙太武築長圍攻

之與質書時魏地童謠曰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

江天不徙質答書引之

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

童謠言耶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

軍開引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

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

有桑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

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

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

力屈於爾壘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

識智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

未飲江太歲未卯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

兩隻馬不返爾豈憶耶即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

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飴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耶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

並宋書○國疆通鑑作邊境梁坦作申坦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耶作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徑作路莫走作勿遠走告之作可見語

又與虜衆書

宋購斬燾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匹質寫臺格與魏軍書太武攻城三旬死過半乃引還

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爾等正朔之民何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為福耶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

宋書○資治通鑑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

此爾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耶

舉兵上孝武帝表

世祖即位拜質為江州刺史世英傑遂有異圖以南郡王義宣凡閭閻可制勒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因說誘舉兵內向先上表○

詳義宣下

臣聞執藥隨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肌膚盖以先疑後順忠焉必往忍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宣育愬台鉉拊聲聯服定主勤王之業勲越乎齊晉宗戚懿親之寄望崇于魯衛而惡直醜正寔繁有黨或染凶作偽疾害元功或藉勞挾寵乘威縱戾自知愆深覺重必貽剿戮乃成紫毀朱交間忠

輔崇樹私徒招聚羣惡念舊愛老無一而存豈不由
凶醜相扇志肆讒惑陛下垂慈狎達不稍惟疑遂令
負展席圖蔽於流議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
實懷危逼故投袂樊葉立節于本朝揮戈晉陽務清
于君側臣誠庸懦奉教前朝雖忍緇衣好賢之美敢
希巷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聽而宵憤撫短策而馳
念况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前邁星言啓行
臣本凡瑣少無遠槩因緣際會遂班槐鼎素望旣盈
愜心實足豈應徼功非冀更希異寵直以蔓草難除
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及身仰恃天眷察亮
丹心苟血誠不照甘心罪戮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
躬茂節未錄庸瑣奉國微誠不遂泆忍之情以失四
海之望昭戮馬劔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
九流凝序三光平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愜兆民裁表
感慨涕言無已

魯爽

小字女生扶風郿人歷汝陽太守從義宣起兵見殺

奉南平王鑠

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歷侍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爲元凶劭所任

世祖立
毒殺之

爽祖魯宗之以義熙元年起義爲輔國將軍
雍州刺史屢建大功與司馬休之北奔父軌
爲魏寧南將軍荊州刺史圖欲歸順未果爽
少有武藝虜主燾常置左右元嘉末軌死爽

襲爲父官其弟秀才力過爽爲魏中書郎熹南行遣爽向壽陽仍至瓜步始與秀定歸南之謀長社戍虜有六七百人爽遣三百騎往界上參聽夜擊餘虜盡殺之馳入虎牢遂率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秀從許昌還壽陽奉辭於鑠鑠馳驛以聞上大悅以爽爲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輔國將軍管陽潁川二郡太守

爽秀得罪本朝負釁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闔門淪黜僞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蓋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遠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虜主猖狂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亡殮過半昏酣沉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籍將旋之

願齊契義奮臬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逋穢牢落諸城指期尅定規以涓塵微雪夙負方當束骸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叡茂居蕃文武兼姿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潁川聶元初奉詞陳聞

宋書

文帝詔

僞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志幹削到忠誠義著撫茲福先闔門效欵招集義銳梟剪褻醜肅定邊城獻馘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積當之出胡入漢方

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之宜即授任逞其忠略爽
 可督司州陳留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
 軍司州刺史秀可輔國將軍管陽潁川二郡太守其
 諸子弟及同契士庶委征虜府以時申言詳加酬叙

版文

魯爽為司州刺史孝建元年二月臧質奉
 義宣反約秋當同舉爽狂酒即日起兵義
 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送所造輿服諸江陵
 版義宣及質等竝起征北府戶曹版文義宣
 駭愕所送並留竟陵不聽
 進兵敗為薛安都所殺

丞相劉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曲
 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版到奉行

張暢

字少微吳郡吳
 人歷會稽太守

與從弟張永書

永字景雲茂世子歷征
 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永初為冀州刺史經畧河南攻碭城大破
 於虜為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歷城獄元
 凶弒立起永督諸軍軍輔國將軍青州刺史
 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板永為冀州刺史永遣
 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則二軍馳赴國難
 時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
 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
 從兄長史暢與永書云

近有都信具汝刑網之源可謂雖在縲紲而復心無
 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傷何其
 滔滔稱人意耶當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起方藉羣賢
 共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
 美忽此帶芥尅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踈達兼令相

執共遵此旨 宋書

楊赤牘載張暢答魏虜李孝伯求甘云知更須黃甘若給彼軍即不能足若供魏主未當乏絕故不復致 按張暢傳暢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與魏孝伯往返口語殊眾悉非書也王亦注辨

河清頌

渾渾洪河家國之濱襟帶晉衛領袖齊秦龍門誕溜積石傳津乘運能育經啓天文化流上帝時表初星飛書曝瑞龍圖照神協靈既偉通氣載榮

張永

字景雲暢弟歷侍中南兗州刺史

將士休假議

永孝建初為尚書左丞時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永建議從

之

臣聞開兵從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戰遞勞先代以之經遠當今化寧萬里文同九服捐金走驥於焉自始伏見將士休假多蒙三番程會既促裝赴在早故一歲之間四馳遙路或失遽春耜或違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儲家闕舊粟考定利害宜加詳改愚謂交代之限以一年為制使正上之念勞未及積遊農之望收功歲成斯則王度無騫民業斯植矣

張悅

孝武時為湘州刺史

王瑋瑁塵尾銘

移珍西岳賁藻南濱姚古流制鑠道飛文凝華揆景

搖綵爭雲夷心似鏡色象斯分

王謨

舉用楊頭等表

武都王楊文德以伐啖頭羌不
尅為梁州刺史劉秀之執送荆

州使文德從兄頭戌茄蘆世祖孝建二年以

前武都王楊玄長孫元和為征虜將軍以頭

為輔國將軍元和繼楊氏正統頭母妻子弟

並為魏虜所執頭至誠奉順朝廷既不正元

和號位部落未有定主雍

州刺史王謨表請不許

被敕令臣遣使與楊元和楊頭相聞并致信餉即遣

中軍行參軍呂智宗齎書并信等亦自遣使隨智宗

及頭語智宗頃破家為國母妻子弟并墜沒虜中不

顧孝道神力邊捍竭忠盡誠未為朝廷所識若以元

和承統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則應別有

所委頃來公私紛紜華戎交構皆此之由臣伏尋頭

元嘉以來實有忠誠於國弃親遺愛誠在可嘉氏羌

負遠又與虜咫尺急之則反緩之則怨觀頭使人言

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假節而已如

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虜患頭實有力四千戶荒州

殆不足吝元和小弱若未可專委復數年之後必堪

嗣業用之不難若才用不堪則應歸頭若茄蘆不守

漢川亦無立理

蔡興宗

字興宗廓之子歷尚
書僕射荊州刺史

申令孫繫廷尉議

興宗大明時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義宣同

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與宗議

若坦昔為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為隱况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即應聞啓苞藏積年發因私怨况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而干黷欺罔罪合極法

餉郭原平朱百年妻米教

並辭不受

秩年之貺著自國書餼貧之典有聞甲令况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

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考方巖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羞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

劉瑀

字茂琳穆之孫歷東陽吳興太守

彈蕭惠開

非才非望非勲非德

彈王僧達

瑀遷御史中丞使氣尚人為憲司甚得志彈王僧達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蔭藉高華人品冗末

與顏峻書

瑀為御史中丞轉右衛將軍瑀願為侍中不得因求益州世祖許之及行

甚不得意至江陵與峻書

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凶

奴輕漢耳宋書○一日南史作一日○魏書云朱脩之為宋文帝從事中郎守滑臺為魏將安

頡所擒魏世祖授以內職為雲中鎮將入馮文通文通送之江南○赤牘作牢脩之又列晉人誤

與親故書

瑀免官復起為東陽太守遷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常察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為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為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篤聞偃亡懼躍叫呼於是亦卒

吾家黑面阿秀送居留安眾處朝廷不為多士宋書○留

南史作劉

劉秀之

字道寶穆之從兄子世居京口歷雍州刺史

民殺長吏議大明四年改定制令謂民殺長吏值赦宜加徙送秀之為尚書左僕

射議從之

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

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

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

路瓊之

建康人崇憲太后弟子歷衡陽內史

乞贈父道慶表

大明四年瓊之為撫軍參軍上表於是贈給事中瓊之兄弟並

超顯職

先臣故懷安令道慶賦命垂辰自遠明世敢緣衛戍

請名之典特乞雲雨微垂灑潤

孔淵之

會稽山陰人丹陽尹靈符第二子歷尚書比部郎坐父賜死

張江陵及妻罵母議

時安陸縣民張江陵與妻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

自經死值赦律父子賊殺傷毆父母亦棄市值赦免刑補治江陵母以罵自裁重於傷毆及罵若同殺科則又疑重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從之吳免棄市

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人事故歐傷呪咀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盖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

補治有允正法

顧琛

字弘瑋吳郡吳人歷員外常侍中散大夫

啓孝武帝

大明初琛為吳郡太守免官停家先嘗與西陽太守張牧竝竟陵王誕故佐誕據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齎書詣琛等及其二子並有板授時世祖以琛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即執斬之遣二子送首啓世祖世祖嘉之召以為西陽王撫軍司馬

劉誕猖狂遂構釁逆凡在含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恩特百常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誘臣即共執錄偽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

文揚州別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叅軍孔瑛前司兵叅軍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即日便應星馳歸骨輦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束骸詣闕

宋書

顧寶先

大明中歷尚書水部郎

報父吳郡太守琛書

太宗初即位上流反叛輔國將軍袁覬自會稽起兵遣書要琛琛與長子寶素謀議其少子寶先時為山陰令馳書報琛琛顛前鋒已渡江琛據郡同反兵敗琛歸降

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

宋書

劉思

南史通典並作劉思

唐賜妻子議

賜往北村飲還得蠱病臨死語妻張判腹出病張及賜子副從之郡縣以張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思及顧覬之並議詔如覬之

賜妻痛遵往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

宜哀矜

顧覬之

字偉仁吳人歷湘州刺史

唐賜妻子議

法移路尸猶為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為斷謂副為不孝張為不

道

顧愿

字子恭吳郡吳人好學有文辭大明中舉秀才對策擢著作佐郎太子舍人

定命論

愿伯父覬之嘗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愿著定命論

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為辭斯則命運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以為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夭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

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徙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珉宅生於帝宮豈蠲殘傷之崇漢臣衍貨於天府寧免餒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效嘗隱智絡天地猶罹沈燿之災明照日月必嬰申匡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飢席義枕仁徼禍於促筭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况乃蕞迹流感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竿窮通其為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閑泰其神冲緩其度不

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
辱脩天夫何爲哉問曰夫書稱惠迪貽吉易載履信
逢祐前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無兆宣攝有方
天闕無命善游消魂於深梁工騎燼生於曠野明珠
再駭於閻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罕樂以陽施長
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竇以繕衛延命盈忌以荒湏
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相之盛若乃游惡
蹈凶處逆踐禍宣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
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
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
非吉運所屬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夫陽施陰
德長世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
說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吉
凶理數不一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咀劍豈衛性之
經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含嚼膏梁時或嬰患深澗
乖徼寵之津空谷絕探榮之轍運之所集物穉其枯
而俯仰竿牘終然離沮爾乃躋跖橫行曾原窘步湯
周延世詡邑絕緒吉凶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密
賤瑣領梁野之言豈不或妄穀南魯北甘此促生彭
翁竇叟將以何術晉平趙敬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

獨傷天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濱凝分挫志遠
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矯鑄旌善之文華子
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歸者也殊
塗均致寔繁有徵即理易推在言可略昔爾都全盛
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間雲動權豪之術鈞質貽談
豈惟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以藉榮揮
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矣嚴辛不安時
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歟若神仙所集顯明
脩習齊彊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效安在喬松
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

實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
指期貧豪莫差脩夭無爽有允瑋無德鄙說統而
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
趨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蚩其拙操之
則慄舍之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
問曰清論光心英辨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勤
止皆運險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闔至玉門犁丘叡
識弗免豈非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
而可對曰夫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
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弗

染溫涼之岨嚴兵猛兇無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
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
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器
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違磧皆數在清全故
鍾茲妙識是以稟仲尼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
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趨險逡巡弗獲履危
踐機僂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爲及中下之流馳
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功順東
門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違禍
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獬狗逐而華子奔腐鼠
遺而虞氏滅匣獲逸而林木殘犢珠亡而池水竭凡
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效安徵豈若凜雪塵
府洗練神宅据道爲心依德爲慮使迹窮則義斯暢
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
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之典由來尚矣必乃幽符
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徵是非定數名教之道不亦
幾乎息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
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顓蒙之倫豈無因
而立必假織紈以安生藉梁豢以延祀資信禮以繕
性秉廉義以劾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

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之渥淨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群方是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爲唇齒富教相假遞成輔車今弛棄纖紈損絕梁豢必云徼生委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祈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連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物非所以爲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既以理命縣兆生數冥期研

覆後文又云依仗名教帥循訓範若籍數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雙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布末懷略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則靈凶數所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病勿藥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隳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弗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絕調御至

乃趙儲之命宐未須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
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獎彝範所興善惡無主唯
運所集而異膏梁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尺陆危弗
存夫靜澡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
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竦齊通而殊事雖復鈐桎
笄梟思復巢許之情捶勒曾史言膺躄跖之慮不然
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鑿仰冥數修習雖存陵情其
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徼山立理無放情
用殊函矢雙美奚躡談異矛戈爾濟何傷問曰夫君
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霑榮塗施提飾荷聲故剗心

流腸捐生以抗節火妻灰子藹名以償義若幽期天
兆則明敷可遺冥數自賓則感効宜絕豈其然乎對
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爲理難之所疑即末以爲用蓋
陰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絕故知妄言賞理古人
所難吾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
父子師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逮乎睽愛離
會旣命之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柳異
質薺荼殊性故疾風知勁艸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
之質資行風昭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
酬義忘已亦由石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

可滅因斯而言君臣師資既幽期自賓心力感効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哉

陸子真

薦關康之奏

康之河東揚人學通經釋徵辟不就世祖即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

反薦康之不見省

康之業履恒貞操勗清固行信閭黨譽延邦邑棲志希古操不可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

孫薩

詣郡列辭

薩彭城人大明五年發三五丁薩應充行坐違期付獄兄棘詣郡乞以身

代薩又辭列免兄棘妻許復語棘君當門戶且大家以小郎屬君豈可委罪太守張岱依

事表上世祖下詔

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

孝武帝詔

棘陸毗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

周殷

啓孝武帝

世祖即位改元孝建殷時爲中軍府錄事參軍上啓俗敝如此竟不能革

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
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
又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

袁覲 位武陵內史

臨終與兄顗書

覲子彖字偉才小字史公少有風氣善屬文歷諸王府參軍不就顗臨終與兄顗書

史公才識可喜足慰先基矣 南齊書

王元曾 東海人仕別駕

與劉惠書 惠沛郡相人臨賀太守

劉獻字子珪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璩亦有名先應州舉元曾與獻父書

此歲賢子充秀州間可謂得人 南史

宋文紀卷第十五

晉陽張

煊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燕中周維新

王僧達

太保弘少子歷遷中書令坐悖逆賜死

求徐州啓

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為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不許僧達三啓固讓上甚不說以為征虜將軍吳郡太守

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睠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馮慶秦脫親盛明而有意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

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辦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
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
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
朗而臣假視巷里借聽民謠黎氓

缺二字

未締其感

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
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籍已成
之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
披露乃誠猶有歎哭之諫况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
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
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

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爲己家國同憂允
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瘼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
有愆弊之苦上無侈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
望與實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
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
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
世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
墻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
廕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闕竟
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

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
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荅當在
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長生
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
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
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辮髮凶詭尤
宜裁防閒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
恠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饑容或遊魂塞
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早爲
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

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不疑若首統軍
政董勒天兵旣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
厚願復曲體此心獲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即
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
安願垂鑑恕特賜申獎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

宋書

請解職表

僧達初求徐州世祖不許以爲吳郡太守彌不得意坐事免孝建三年除

太常意尤不悅久之上表解職文旨抑揚侍中何偃以詞不遜啓付南臺免官大明二年

遷中書令

臣素審庸短少闕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
素念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

貧須養僮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俄遷舍人殆
不朝直寔無緣坐閱宸寵尸爵家庭情計二三屢經
聞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用又擢爲洗馬意
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郡缺當務處置會瑯琊遷改
即蒙敕往反神翰慈誘殷勤令裝成即自隨靈寶往
年淪覆長溪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寵臣釁積
禍升仍丁艱罰聊及視息即蒙逮問其啓以奉營情
事負舉猥多賜蒞宣城極其窮躓仲春移任方冬便
值虜南侵臣忝同肺腑情爲義動苦求還都侍衛輦
轂至止之日戎旗已蹇在郡雖淺而貧得分了方拂

晨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敕亡從兄
僧綽宣見留之旨闇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啓苦乞
且旋任還務末期亡兄臣錫奄見棄背啓解奔赴賜
帶郡還都曾未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沫豈假
鱗翼徒思橫施與日而深自處官以來未嘗有涓豪
之積羸疾闇疚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偏愛禽魚
議其所託動垂治要故收崖歛分無忘俄頃寔由有
待難供上裝未立東郡奉輕西郊祿重具陳蘄懇
執初願置乞江湘遠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糧藥
有寄即蒙亮許當賜矜擢遭逢厄運天地崩離世蒙

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荷殊識義雖君臣恩猶
父子臣誠愚蔽心過草木奉衛之日不覺捐身單驅
弱嗣千里共氣繼罹凶塗動臨危盡生微朝露不察
如絲信順所扶得獲全濟再見天地重覩三光于時
兄子僧亮等幽窘醜逆盡室獄戶山川嶮岨吉凶路
塞悠遠之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其公願分心挂
腹寔亦私苦幸屬聖武剋復大業宇宙廓清四表靖
晏臣父子叔姪同獲泰辰造情追尋歸骨之本欲以
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終古常節智
力無効有何勲庸而頻煩思榮動踰分次但忽病之
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鵲渚飲愧於新亭及元凶旣
殄人神獲又端右之授即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
倫南蠻護軍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
輕任尚懼網墨况參要內職承寵外畿其取覆折不
假識見故披誠啓訴表疏相屬或乞輕高就卑或願
以閒易要言誓致苦播於辭牘誠知固陋當觸明科
去歲往年累犯刑禁理無申可罪有恒典虛穢朝序
慙累家業臣甘其終物議其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
貴膝迂略法憲曲相全養臣一志之感口此何忘利
伊恩升加以今位當時震驚收足失所本忘閉情不

敢聞命內慮於已外訪於親以爲天地之仁施不期
報再造之恩不可妄屬故洗拂灰壤登沐膏露上處
聖澤下夏生辰合芳離蛻遐邇改觀但偷榮託幸忽
移此歲自見妨長轉不可寧宜其沉放志事俱盡伏
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臣狂蔽未至得
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惠孤臣保不泯之澤夫
讓功爲高臣無功而讓專素爲美臣榮采已積以是
求退誠亦可愍又妻子爲居更無餘累婢僕十餘粗
有田入歲時是課足繼朝昏兼比日眩瞶更甚風虛
漸劇湊理合閉榮衛悞底心氣冲弱神志衰散念此
根疵不支歲月公私誠願宜蒙諒許乞徇餘辰以終
瑣運白水皎日不足爲譬願垂矜鑑哀申此請

與盱眙太守沈璞書

僧達爲宣城太守與璞書時璞有破虜功詳始興王

足下何如想館舍正安士馬無恙離析有時音旨無
日憂詠沈吟增其勞望間者獯獫扈橫掠剝邊鄙郵
販絕塵坳介靡達瞻江盼淮眇然千里吾聞涇陽梗
棘伊滑荐遁烏集絃絕患深自古承知乃昔寇苦城
境勝胄朝飡伍甲宵舍烽鼓交警羽鏘驟合而足下
砥兵礪伍摠厲豪彥師請一奮氓無貳情遂能固孤
城覆巖對陷死地覲生光古之田孫何以尚茲商驛

始通粗知梗槩崇讚膽智嘉賞文猛甚善甚善吾近
以戎暴橫斥規效情命收龜落簪星舍京里既獲遄
至胡馬卷迹支離霑德復繼前緒行葦之懼實協初
慮但乖塗重隔顧增慨涕比恒疾卧憂委兼疊裁書
送想無數久懷

並宋書

祭顏光祿文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
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
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豕文蔽班揚性姪
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

龜沙服爵帝典栖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
叔夜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
琴緒游顧移年契闊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
未疑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日泫情條
雲互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洞光几牘誰照衾衽
長塵絲竹罷調孽悲蘭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
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申酌
長懷顧望歔歔嗚呼哀哉

丘珍孫

寧朔將軍

與王僧達書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居剡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珍孫與僧達書僧達答之

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躡致不宦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

南齊書

王僧達答丘珍孫書

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峰絕頂者

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

譬 南齊書

顏竣 字士遜延之子歷丹陽尹右將軍出為東揚州刺史坐罪賜死

虜互市議 元嘉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為北中郎府主簿議

愚以為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謨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既積歲月漸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

後華戎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曩敝之萌議者不過
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
上尚不足言况所得之數裁不十百耶一相交關卒
難閉絕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寔覘國情
多贍其末則桀傲罔已通而為節則必生邊虞不如
塞其端漸杜其觖望內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
其豐於事為長

鑄錢議

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
用費捐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即位

又鑄四銖孝建三年徐爰議繕鑄納贖詔
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百物踊貴乃立
品格悉加禁斷沈慶之江夏王義恭及竣並

有議時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竣又議至前
廢帝時鑄二銖錢式益細慶之又啓通私鑄

由是錢
貨敗亂

尚書右丞徐爰收銅繕鑄納贖議

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
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倣遷
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復改切
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消減貨薄民貧
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將之大乏謂應或遵古典收銅
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鑄刑隨罰為品

始興郡公沈慶之聽民鑄錢議

世祖下其
事公卿議

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垂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因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維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僞官斂輪郭藏之以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二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剪華利用於事爲益

太宰江夏王義恭議

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是人土蓋不願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僞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爲永寶愚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輪郭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爲之強制使換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

禁新品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惟昧利犯憲羣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輸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偽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姦偽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然頑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剪鑿關鉛錫衆耳越若此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

顏竣議

時爲吏部尚書兼領軍

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爲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

文系 宋卷十五
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
府藏空匱寔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
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
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終致
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
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耳

又鑄二銖錢議

議者將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
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
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

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
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頓得一二億理縱
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弊暫革日用之費不
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乏耶徒使姦民意騁而貽厥
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
禁市井之間必至喧擾遠利未開切患猥及富商得
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
可行况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筭當時取誚百
代乎

讓中書令表

峻自散騎常侍丹陽尹
加中書令表讓不許

虛竊國靈坐招禁要聞命慙惶形魂震越臣東州凡
鄙生微於時長自閭閻不窺官轍門無富貴志絕華
伍直以委身壘畝飢寒交切先朝陶鈞庶品不遺愚
賤得免耕稅之勤厠仕進之末陛下盛德居蕃摠攬
英異越以不才超塵清軌奉躬歷稔勞効莫書仰恃
曲成之仁畢願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闕殷憂啓聖
倚附興運擢景神塗雲飛海泳冠絕倫等曾未三朞
殊命八萃詳科賞典則臣不應科瞻言勤良則臣與
侔貴方欲訴欵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徹身謫
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謀寵利之
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天明下汨彞議災謫之興懼
必在邇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
手所指諭等膏肓所以寤寐兢兢遠維縈苦疾者也伏
願陛下察其丹誠矜其疾願絕會收恩以全愚分則
造化之施方茲爲薄

張暢卒官表孝武帝

暢領太子右衛率孝建二
年出爲會稽太守卒官

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早樹風範聞問悽慘深切
常懷

爲武陵王駿移京邑檄

世祖初以武陵王授南
中郎將江州刺史竣爲

諮議參軍及元凶劭弒立舉義入討竣參預
密謀兼修文檄時竣父延之爲光祿大夫劭

以檄示之曰是誰所造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乃爾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由是得免

夫運不常隆代有莫大之釁爰自上葉或因多難以成福或階昏虐以兆亂咸由君臣義合禮悖恩離故堅冰之邁每鍾澆水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獍反噬難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識仁之所動木石開心而賊劭乘藉豕嫡夙蒙寵樹正位東朝禮絕君后凶慢之情發于髻齒猜忍之心成於幾立賊濬險躁無行自幼而長交相倚附共逞奸回先旨以

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含蔽容隱不彰其釁訓誘啓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同惡相濟肇亂巫蠱終行弒逆聖躬離荼毒之痛社稷有剪墜之哀四海悲心人神泣血生民以來未聞斯禍奉諱驚號肝腦塗地煩冤膈臆容身無所大將軍諸王幽閒窮省存亾未測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當世標秀一時忠貞或正色立朝或聞逆弗順並橫分階闈懸首都市宗黨夷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未知其極昔周道告難齊晉勤王漢曆中圯虛率立節異姓末屬猶或亡軀况幕府職同昔人義兼人子所以枕戈嘗膽苟全視

息志梟元凶少雪讎恥今命冠軍將軍領咨議中直
兵柳元景寧朔將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統勁卒三
萬風馳徑造石頭分趨白下輔國將軍領咨議中直
兵宗慤等勒甲楯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內史
沈慶之等領壯勇五萬相尋就路支軍別統或焚舟
破釜步自姑熟或迅楫蕪湖入據雲陽凡此諸帥皆
英果權竒智略深贍名震中土勲暢遐疆幕府親董
精悍一十餘萬授律枕戈駱驛繼邁司徒叡哲淵謨
赫然震發徵甲八州電起荆郢冠軍將軍臧質忠烈
協舉雷動漢陰冠軍將軍朱修之誠節亮欵悉力請
奮荆雍百萬稍次近塗蜀漢之卒續已出境又安東
將軍誕平西將軍遵考前撫軍將軍蕭思話征虜將
軍魯爽前寧朔將軍王玄謨並密信俱到不契同期
傳檄三吳馳軍京邑遠近俱發揚於萬里樓艦騰川
則滄江霧咽銳卒赴野則林薄摧根謀臣智士雄夫
毅卒畜志須時懷憤待用先聖靈澤結在民心逆順
大數宜發天理無父之國天下無之羽檄既馳華夷
響會以此衆戰誰能抗禦以此義動何往不捷况逆
醜無親人鬼所背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崇極羣小是
與比周哲人君子必加積忌傾海注螢頽山壓卵商

周之勢曾何足云諸君或奕世貞賢身皇渥或勲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勢俛眉寇手含憤茹感不可為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洗雪滓累若事有不獲能背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黨一凶類刑茲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貽後悔書到宣告咸使聞知

顏測

延之子官大司徒錄事參軍文帝嘗問延之諸子才能對曰測得臣文

謝司徒江夏王義恭賜絹葛啓

冰紈風絺事膺盛服

太平御覽

梔子贊

濯雨時摘素當颺獨含芬豐榮殊未紀銷落竟誰聞

庾徽之

劾顏竣奏

竣初為世祖撫軍主簿至是藉蕃朝之舊極言竣諫無所回避又自謂才

足幹時當贊務居中而所陳多不被納乃求外出大明元年出為東揚州刺史頗懷怨憤又言朝士違謬人主得失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官竣頓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下詔及竟陵王誕為逆因此陷之上復召徽之為奏詔賜死

臣聞人臣之奉主毀家光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富卑上是以王叔作戒子哲為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世溷亂清流者也右將軍

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顏竣因附風雲謬蒙翼
長天地更造拔以非次聖朝清攬萬務一歸而窺規
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
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訴忤已輒加鞭
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嚴詔屢發當官責效竣權恣
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姦數苞藏陰慝預聞中旨罔不
宣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已荷遇之門即加謗辱受譴
之室曲相哀撫翻戾朝紀狡惑視聽脅懼上宰激動
閭閻未上慮聞內懷猜懼僞請棟牧以卜天吉既獲
出蕃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且時有啓奏必
協姦私宣示親朋動作羣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
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勲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
懼深營身觀曲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已被斥外國
道將顛釁積懷抱惡窮辭色兼行闕于家早負世議
逮身居崇寵奉兼萬金榮以夸親祿不充養宿憾母
弟恃貴輒戮天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莅任皆闕政
刑輒開丹陽庫物貸借吏下多解資禮解爲門生充
朝滿野殆將千計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
以供張下賓旅酣歌不異平月街談道說非復風聲
竣待都文吏特荷天私棄瑕錄用豫參要重勞無汗

馬賞班河山出內寵靈踰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
滋溪壑之心在盈彌侈虎寇狼貪未足為譬今皇明
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黠化寔惟害焉宜加顯戮以彰
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須事御
收付廷尉法獄臯

乘南史作
久恩作善

孝武帝詔答

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訕
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為下
事上誠節之至耶

又詔

竣孤負恩養乃可至此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

周朗

字義利汝南安成人歷廬陵內史忤旨大
明時坐居喪無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報羊希書

朗少愛奇雅有風氣初為南平王鑠冠軍行
參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
名又為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朝議遣義恭
出鎮彭城為北討大統朗聞解職希為府主
簿從義康行與朗書勸令獻奇進
策朗報之朗之辭意偶儻類如此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
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采何更工耶視已反覆慰亦
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己動以何術而能每
降恩明豈不為足下欣耶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

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
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
智士錯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
今天子以炎軒之德豕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
將以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
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
俊延賢人耆國非一日况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
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
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
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案身不結王臣之錄名不
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
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技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
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
已多料于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
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
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
可欲以殞海之馨望鼓鼙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覲
振翮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淶水竝負青天可無
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
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

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
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
耳一則雲戶岫寢樂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沉雪憐
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鳩梁錦實乃竚
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劔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
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主德而批民患進貞
白而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勅寇使
車軌一風甸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
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饜糈而出望
旃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

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縱橫于四海理有泰則止
而進調覺迂則反而還閒居違官交造頓罷捐慕遺
憂夷毀銷譽呼翁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
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
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諮
自絕世豪之顧塵生林惟苔積階月又擔中山木時
三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閒軒左幸有陳書
十篋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讎方校石
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義軒後也近
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

罷侯封勒之畢當敬觀邠豐肅尋伊邠傍眺燕隴邪
履遼衛覘我周之軫迹弔它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
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
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况才減
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
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
閭里之閒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
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竒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
廣者何用侯爲至乃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訕於
害正之徒心竒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

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
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
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劔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
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
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
薦俊正之士此乃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修
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
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
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
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

宋書

文系
宋卷十五
三十一
讜言書

朗世祖初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忤旨解職

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况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宗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代魏晉遺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燃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既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爲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庶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占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寔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

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
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
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
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
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紵
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
旣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
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
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
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十八畝圍以爲價田
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寔民以此樹不
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椽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
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
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
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
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
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不望藪鰥居有不
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姪奔
所孕皆復不収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
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耶此最是驚心

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甚處耶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饑人盈旬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飢寒一至慈母不得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豈可得耶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

酷至是且草樹旣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苫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遊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閒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艸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

戀議者咸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旣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必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旣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躋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

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今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旣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勲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衆垂臂而反唇者往往爲

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
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
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
將秩未充餘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以
蒐狩之禮習以蒐狩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
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
達兵食相連若邊城請帥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
報荅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旣
立徐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
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

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此今士大夫以下父母
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
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饒寒不相卹又嫉謗
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
家者即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
下之達喪以其哀並中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
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矣云何
使哀甚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
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
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

于惡薄于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
享臨御道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
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
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
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續集服累笥豈常視身未時
親是爲積帶寶笥着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
貨而主以此情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
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
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
至有刻輶以邀遊婦兵以驅叱不亦重甚之若禁行

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節儉而市造華怪
即傳于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
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旣不可誑治之盈耗立
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
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裾之
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
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
已裁學侈麗之原寔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
自今以去宜爲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
小民旣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

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賈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置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兗民上滄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爲郡不得復選世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須合冠而啟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其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抑碎首之忿陞殿延辟戰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寔不可

雜若妃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
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
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
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于親故或亦遭讒于
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
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
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
剝博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官遠近及仕之類令各
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
其擢唇吻樹頰胥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
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兼清之比彊
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
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
後處其職宐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
舉矣又俗好以毀沉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
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
黨悉庸則宜退其舉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
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宜以年齒齊凡
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
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

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
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
術託雜卜數延姝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
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
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
罪而橫天地之事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
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
則隨其執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
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
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王侯家子亦不宜
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
采而稱神者非可筭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困之
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
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脩堤以北置
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
針藥之術世寡復脩診脉之技人鮮能達民因是益
徵于鬼遂棄于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天復半今太醫
宜男女習教在所因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
之愚徵正湊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未時不有
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不

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群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

沈懷文

字思明吳興武康人曆晉安王征虜長史廣陵太守直言忤旨賜死

省錄尚書議

懷文轉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以爲非宜上議不從

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翼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

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寔不愆于自古比代相沿歷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準今不宐虛廢

減省皇子邸舍奏

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言之不

聽

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
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為難者故宜量加減省

侍中趙倫之碑 太平御覽

君戮力以致誠吐規以會機一鼓則寇騎雲徹殫動
則敵氣霧消

沈懷遠 吳興人為始
與王濬府佐

長鳴鷄贊 初學記

翠冠續莒碧距麗陳就昏別夕望旭驚晨

孫豁

減米課表 元嘉中始興太守
孫豁上表詔善之

武吏年滿十六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

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

未堪田作或是單迴便是逃匿戶口歲減寔此之由

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

之將來理有深益 杜氏
通典

祖冲之 字文遠范陽人解褐南徐州從
事公府參軍入齊歷長水校尉

上新曆表 孝武帝大明六年南徐州從事史祖
冲之表上曆法八年太子旅賁郎中

將戴法興議駁冲之復
隨法興所難辨析之

古曆疎舛頗不精密羣氏糾紛莫審其要何承天所
奏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

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乖失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逮在昌運敢率愚瞽更勅新曆謹依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者其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寔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卻合周漢則將來未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代冬至日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即用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時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曆舛乖謬既著輒應改制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卻檢漢注竝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斗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

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
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
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
曆中衆條竝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亦置
紀差裁合朔歲而已條序紛互不及古意今設法日
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則合璧之曜
信而有徵連珠之暉於是乎在羣流共源寔精古法
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效縣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
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深
練始終大存整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
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
有分分之爲體非細不密臣是用深惜豪釐以全求
妙之準不辭積累以成未定之制非爲思而莫悟知
而不改也竊恐讚有然否每崇遠而隨近論有是非
或貴耳而遺目所以竭其管穴俯洗同異之嫌披心
日月仰希葵藿之照若臣所上萬一可采伏願頒宣
羣司賜垂詳究庶陳錙銖少增盛典

戴法典

會稽山陰人孝武帝南中郎典籤從義封
吳昌縣男越騎校尉前廢帝時賜死

難祖冲之曆法議

上元之歲歲在甲子天正中
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聚

于虛度之初陰陽遲疾並自此始世祖使內
外博議時人少解曆數竟無異同唯太子旅

賁中郎將載法興議冲之復隨難辨折時法
興爲世祖所寵論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
尚之是冲之術上欲須明年改
元因改用冲之曆而宮車晏駕

三精數微五緯會始自非深推測窮識畧變豈能刊
古章今轉正圭宿案冲之所議每議違舛竊以愚見
隨事辨問案冲之新推曆術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
臣法興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恒度而宿無
改位古曆冬至皆在建星戰國橫驚史官喪紀爰及
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一度元和所
用即與古曆相符也逮至景初而終無毫忒書云日
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維四仲則中宿常在衛陽

羲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世不易也冲之以爲唐代冬
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路
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
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
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豳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
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仲尼曰丘聞
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就如冲
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
典誥之音代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
乃周之鶉尾即時東壁已非玄武軫星頓屬蒼龍誣

天背經乃至於此冲之又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臣法興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爲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畧或虛盈此不可革冲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料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以此乃生人之大本曆數之所先愚恐非冲之淺慮妾可穿鑿冲之又命上元日度發自虛一云虛爲北方七宿之中臣法興議冲之旣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爲北中舍形責影未足爲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辯借令冬至在虛則黃道彌遠東北當爲黃鍾之宮室壁應屬玄枵之位虛宿豈得復爲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搖易繩而律呂仍往則七政不以璣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定託冲之又令上元年在甲子臣法興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尚或據文於圖讖或取效於當時冲之云羣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冲之苟存甲子可謂爲合以求天也冲之又令日月五

緯交會之元遲疾悉以上元爲始臣法興議夫交會之元則食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通見其差劉洪楠著其術至于疎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即如歲星在軫見超七晨術家既追筭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于實用不虛推以爲煩也冲之既違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臣法興議日有八行各成一

道月有一道離爲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冲之通同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其

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二匝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

祖冲之辨戴法興曆難議

臣少銳愚尚專功數術搜練古今博采沉奧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漢朔咸加該驗罄策籌之思究疏密之辨至若立員舊誤張衡述而弗改漢時解銘劉歆詭謬其數此則筭氏之劇疵也乾象之弦聲定數景初之交度周日匪謂測候不精遂乃乘除翻謬斯又曆家之甚失也及鄭玄闕澤王蕃劉徽竝綜數藝而每多疏舛臣昔以暇日撰正衆謬據炳然易可

詳密此臣以俯信偏識不虛推古人者也按何承天曆二至先天閏移一月五星見伏或違四旬列差妄設當益反損皆前術之乖遠臣曆所改定也既沿波以討其源刪滯以暢其要能使躔次上通畧管下合反以譏詆不其惜乎尋法興所議六條並不造理難之關鍵謹陳其目其一日度歲差前法所略臣據經史辨正此數而法興設難微引詩書三事皆謬其二臣校畧景改舊章法法興立難不能有詰直云恐非淺慮所可穿鑿其二次改方移臣無此法求術意誤橫生嫌貶其四曆上元年甲子述體明整則苟合可疑其五臣其曆七曜咸始上元無隙可乘復云非凡所測其六遲疾陰陽法興所未解誤謂兩率日數宜同凡此衆條或緣謬目譏或空加抑絕未聞折正之談厭心之論也謹隨詰洗釋依源徵對仰照天暉敢罄管穴法興議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恒度而宿無改位故古曆冬至皆在建星冲之曰周漢之際疇人喪業曲技競設圖諱寔繁或借號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聖賢以神其說是以讖記多虛桓譚知其矯妄古曆舛雜杜預疑其非直按五紀論黃帝曆有四法顛頊夏周竝有二術詭異紛然則孰識其正

畢遠今議者所是不實見所非徒爲虛妄辨彼駭此
既非通談運今背古所誣誠多偏據一說未若兼今
之爲長也景初之法寔錯五緯今則在衝口至曩已
移日蓋略洛朔望無事檢候是以畧漏昏明並即元
和二分異景尚不知革日度微差宜其謬矣法興議
曰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推四仲則中宿
常在衛陽義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代不易也冲之以
爲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
空撒天路冲之曰書以四星昏中審分至者據人君
南面而言也且南北之正其詳易准流景之勢中天
爲極先儒注述其義僉同而法興以爲書說四星皆
在衛陽之位自在巳地進失向方退非始見迂迴經
文以就所執違訓詭情此則甚矣捨午稱巳午上非
無星也必據中宿餘宿豈復不足以正時若謂舉中
語兼七列者觜參尚隱則不得言昴星雖見當云伏
矣奎婁已見復不得言伏見缺不得以爲辭則名
將何附若中宿之通非允當寔謹檢經旨直云星昴
不自衛陽無自顯之義此談何因而立苟理無所依
則可愚辭成說曾泉桑野皆爲明證分至之辯竟在
何日循復再三竊深歎息法興議曰其置法所在近

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冲之曰元和日
度法興所是唯徵古曆在建星以今考之臣法冬至
亦在此宿斗二十二了無顯證而虛貶臣曆垂差半
次此愚情之所駭也又年數之餘有十一月而議云
九月涉數每垂皆此類也月盈則食必在日衝以檢
日則宿度可辨請據效以課疏密按太史註記元嘉
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夜月蝕盡在鬼四度以衝
計之日當在牛六依法興議曰在女七又十四年五
月十五日丁夜月蝕盡在斗二十六度以衝計之日
當在井三十依法興議曰日在柳二又二十八年八

月十五日丁夜月蝕在奎十一度以衝計之日當在
角二依法興議曰日在角十二又大明三年九月十
五日乙夜月蝕盡在胃宿之末以衝計之日當在氏
十二依法興議曰日在心二凡此四蝕皆與臣法符
同纖毫不爽而法興所據頓差十度違衝移宿顯然
易覩故知天數漸差則當式遵以爲典事驗昭哲豈
得信古而疑今法興議曰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
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
豳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
此詭之甚也冲之曰臣按此議三條皆謬詩稱流火

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冲之曰元和日
度法興所是唯徵古曆在建星以今考之臣法冬至
亦在此宿斗二十二了無顯證而虛貶臣曆垂差半
次此愚情之所駭也又年數之餘有十一月而議云
九月涉數每垂皆此類也月盈則食必在日衝以檢
日則宿度可辨請據效以課疏密按太史註記元嘉
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夜月蝕盡在鬼四度以衝
計之日當在牛六依法興議曰在女七又十四年五
月十五日丁夜月蝕盡在斗二十六度以衝計之日
當在井三十依法興議曰日在柳二又二十八年八

月十五日丁夜月蝕在奎十一度以衝計之日當在
角二依法興議曰日在角十二又大明三年九月十
五日乙夜月蝕盡在胃宿之末以衝計之日當在氏
十二依法興議曰日在心二凡此四蝕皆與臣法符
同纖毫不爽而法興所據頓差十度違衝移宿顯然
易覩故知天數漸差則當式遵以爲典事驗昭哲豈
得信古而疑今法興議曰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
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
豳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
此詭之甚也冲之曰臣按此議三條皆謬詩稱流火

稱則卯酉以生殺定號豈得春躔義方秋麗仁域名
舛理乖若此之反哉因茲以言固知天以列宿分方
而不在於四時景緯環序日不獨守故轍矣至于中
星見伏記籍每以審時者蓋以曆數難詳而天驗易
顯各據一代所合以爲簡易之政也亦猶夏禮未通
商典濩容豈襲韶節誠天人之道同差則藝之興因
代而推移矣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
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
在或義非經訓依以成說將緯候多詭僞辭間設乎
次隨方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豈謂龍

火貿處金水亂列名號乖殊之譏抑未詳究至如璧
非玄武軫屬蒼龍瞻度察晷實效咸然元嘉曆法壽
星之初亦在翼限參校晉注顯驗甚衆天數差移百
有餘載議者誠能馳辭騁辯令南極非冬至望不在
衝則此談乃可守耳若使日遷次留則

臣曆之良證非難者所宜列也尋臣所執必據經史
遠考唐典近徵漢籍識記碎言不敢依述竊謂循經
之論也月蝕檢日度事驗昭著史注詳論又存禁閣
斯又稽天之說也堯典四星竝存衛陽今之日度遠
準元和誣背之誦寔此之謂法興議日

急

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爲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
閏畧或盈虛此不可革冲之削閏壞章倍馭餘數則
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料頓少一日七千四
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
竊聞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此乃生民之所本曆數之
所先愚恐非冲之淺慮妄可穿鑿冲之曰按後漢書
及乾象說四分曆法雖分章設部初自元和而畧儀
衆數定于嘉平三年四分志立冬中影長一丈立春
中影九尺六寸尋冬至南極日畧最長二氣去至日
數既同則中影應等而前長後短頓差四寸此曆景
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影日差九分半弱進退均
調略無盈縮以率計之二氣各退二日十二刻則畧
景之數立冬更短立春更長竝差二寸二氣中影俱
長九尺八寸矣即立冬立春之正日也以此推之曆
置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也嘉平
年時曆丁丑
冬至加時正在日中以二日十二刻減之天定以乙
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八刻又臣測景歷紀躬
辨分寸銅表堅剛暴潤不動光畧明潔纖毫愷然據
大明五年十月十日影一丈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
十五日一丈八寸一分太二十六日一丈七寸五分

彊折取其中則中天冬至應在十一月三日求其蚤晚令後二日影相減則一日差率也倍之爲法前二日減以百刻乘之爲實以法除實得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一刻在元嘉曆後一日天數之正也量檢竟年則數減均同異歲相課則遠近應率臣因此驗考正章法今以臣曆推之刻如前竊謂至密未爲定式尋古曆法並同四分四分之數久則後天經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食率在晦魏代已來遂革斯法世莫之非者誠有效于天也章歲十九其疏尤甚同出前術非見經典而議云此法自古數不可

移若古法雖疏未當循用謬論誠立則法興復欲施四分於當今矣理容然乎臣所未譬也若謂今所革劫違舛失衷者未聞顯據有以矯奪臣法也元嘉曆術減閏餘二直以襲舊分麤故進退未合至於棄盈求正非爲乖理就如議意率不可易則分無增損承天置法復爲違謬節氣蚤晚當循景初二至差三日曾不覺其非橫謂臣曆爲失知日少之先時未悟增月之甚惑也曾未覩天驗豈測曆數之要生民之本諒非率意所斷矣又法興始云窮識晷變可以刊舊令復謂晷數盈虛不可爲准互自違伐罔識所依若

推步不得准天功絕于心目未詳歷紀何因而立案
春秋以來千有餘載以食檢朔曾無差失此則日行
有恒之明徵也且臣考影彌年窮察毫微課驗以前
合若符契孟子以爲千載之日至可坐而知斯言實
矣日有緩急未見其證浮辭虛貶竊非所懼法興議
曰冲之既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爲北中捨形貴影未
足爲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辯借令
冬至在虛則黃道彌遠東北當爲黃鍾之宮室壁應
屬玄枵之位虛宿豈得復爲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
而星次不改招搖易繩而律呂仍往則七政不以璣

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
託冲之曰此條所嫌前牒已詳次改方移虛非中位
繁辭廣證自構紛惑皆議者所謬誤非臣法之違設
也七政致齊寔謂天儀鄭王唱述厥訓明允雖有異
說蓋非實義法興議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尚或據
文於圖讖或取効於當時冲之云羣氏糾紛莫審其
會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顛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
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
冲之苟存甲子可謂爲合以求天也冲之曰夫曆存
効密不容殊尚合讖垂說訓義非所取雖驗當時不

能通遠又臣所未安也元值始名體明理正未詳辛卯之說何依古術詭謬事在前牒溺名喪實殆非索隱之謂也若以曆合一時理無久用元在所會非有定歲者今以効明之夏殷以前載籍淪逸春秋漢史咸書月蝕正朔詳審顯然可徵以臣歷檢之數皆協同誠無虛設循密而至千載無殊則雖遠可知矣備曩法疏越寔多或朔差三日氣移七晨未聞可以下通於今者也元在乙丑前說以爲非正今值甲子議者復疑其苟合無之則推先者將何從乎歷紀之作幾於息矣夫爲合必有不合願聞顯據以覈理實法興曰夫交會之元則蝕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略見其差劉洪粗著其術至於疎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即如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術家旣追筭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爲煩也冲之旣違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冲之曰遲疾之率非出神怪有形可檢有數可推劉賈能述則可累功以求密矣議又云五緯所居有時盈縮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謂應年移一辰也案歲星之運年恒過次

行天七而輒超一位代以求之曆凡十法並合一時此數咸同史注所記天驗又符此則盈次之行自其定准非爲衍度濫徙頓過其衝也若審由盈縮豈得常疾無遲夫甄耀測象者必料分折度考往驗來准以實見據以經史曲辨碎說類多浮詭甘石之書互爲矛盾今以一句之經誣一字之謬堅執偏論以罔正理此愚情之所未厭也筭自近始衆法可同但景初之二差承天之元寔以奇偶不協故數無同盡爲遺前設後以從省易夫建言倡論豈尚矯異蓋令實以文顯言勢可極也稽元曩歲羣數咸始斯誠術體

理不可容譏而譏者以爲過謬之大者然則元嘉置之小者也必當虛立上元假稱曆始歲違名初日避辰首閏餘朔分月緯七率並不得有盡乃爲允衷之製乎設法情實謂意之所安改易違天未覩理之譏者也法興曰日有八成合行一道月有一道離爲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冲之通同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一匝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冲之曰此議雖游漫無據然言迹可檢按以日八行譬月九道

此爲月行之軌當循一轍環匝于天理無差動也然則交會之際當有定所豈容或斗或牛同麗一度去極應等安得南北無常若日月非例則八行之說是衍文耶左交右疾語甚未分爲交與疾對爲舍交即疾若舍交即疾即交在乎率入曆七日及二十一日是也值交蝕既當在盈縮之極豈得損益或多或少若交與疾對則在交之衝當爲遲疾之始豈得入曆或深或淺倍半相違新故所同復標此句欲以何明臣覽曆書古今略備至如此說所未前聞遠乖舊準近背天數求之愚情竊所深感尋遲疾陰陽不相生故交會加時進退無常昔術著之久矣前儒詳之言矣而法興云日數同竊謂議者未曉此意乖謬自著無假驟辨既云盈縮失衷復不備記其數或自嫌所執故汎略其說乎又以全爲率當互因其分法興所列二數皆誤或以八十爲七十九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此條之謂矣總檢其議豈但臣曆不密又謂何承天法乖謬彌甚若臣曆宜棄則承天術益不可用法興所見既審則應革初至非景極望非曰衝凡諸新說必有妙辨乎

諸公亦欲辨乎

與西兵相濟則顯革賦至其時雖有兵士亦無益

夫去海軍則海防亦自視耳此固非其時也

而山嶺之備矣蓋其時雖有兵士亦無益

夫去海軍則海防亦自視耳此固非其時也





書